

八大山人朱耆是位苦僧。明末清初,年方十九的他遭遇国破、父亡、妻故之劫。为存续自己,他奉母带弟“出家”,至奉新县耕香寺,隐姓埋名削发为僧,改名“雪个”。

循迹空门后,八大山人潜心习画,笔墨少许,自然写意。他所绘的《花果鸟虫册》对象“少”,用笔“廉”:一鱼一鸟,一树一果,或一画只一朵花瓣,或七八笔勾勒一只鹰隼,甚至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便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他的画构图空灵,笔力苍劲,疏密有致。图中鱼鸟眼目传神,运笔虚实无度,于一个白眼、一抹丑怪、一袭清冷中透出孤傲不逊。

人世寂寞,笔墨风流。八大山人虽惜墨如金,却将形与趣、巧、意紧密结合,以题跋押印,计白当黑,格局布排恰到好处,于墨白留存处,使人感知他一腔孤寂、深沉,无以言表。

凡尘琐事间,心轻者,可将生活过得如同闲云野鹤一般,任墨隙留白,思绪游走,于神采飞逸中隐去是非,拂袖世俗。好日子,堪比诗之平仄词之格律,简短的篇章,悠长的韵味,吟出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淡”中见真情,“趣”中得哲理。

清代魏之绣《头波塘·葦花》曰:“烟光淡碧摇天影,数叶弄凉葱蒨。”诗写得雅致,颇有意境。也不必将红尘看破,远离烦琐,于草木间寻青翠,觅清凉,得闲静,就是一刻自在当下。

然而尘世纷扰,常使人片刻不得安宁。受网速影响,思路屡屡受阻,请信息部门来人检修,被告知“内存太小,应将不需之物卸掉”。迫不得已,将新版的功能软件一一卸载。精简之后的系统,空间被最大化释放,顿时迅捷了很多。

自知人懒,却有一杯兰草,日日在身边萦绕。偶尔看着,想它竟已伴我度过了好几年光景。兰草淡雅无欲,虽是身形纤细的一株草,心怀却堪比树木。在狭窄的玻璃瓶内,它没有更多可以伸展的空间,除粗壮了根须,稍许密集些枝叶,再不把更多的枝节招展。

素淡盛不下浓艳,花只消微醺半开,三两朵便有真意。兰自顾低垂下来,一节一叶间荡开说不出的韵致。它只为盛载自己的那只器皿量身而长,生怕多余的繁茂搅扰了这片安宁;它不求名分,喑哑无声,却不怨不弃,安然保持着本色;它小小的、瘦瘦的、怯怯的,一茎纤绿愉悦了一隅寂寞,点缀了平淡生活。

每每伏案至颈酸背痛,视线偶与兰草碰触,瞬间得到一种生命的顿悟。没有比这杯子更逼仄的舞台了吧,没有比这清水更简单的浇灌了吧,而兰草却为此奉尽片片绿意生机,正是这份淡泊,赋予兰一副高洁清逸的风骨,使它充满恒久的生命魅力。

翻看《小窗幽记》,叹其句句珠玑,言简辞辟:“人有一字不识而多诗意,一偶不参而多禅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晓而多画意,淡宕故也。”凝神案头,不禁会意,将人生删繁就简,轻装在世,难道不是一种智慧吗?



## 烟光淡客

潘沫苗

## 旧物气息

李 晓

一些旧物,镀上了时光的光泽,浸透了岁月的包浆,骨肉一样长在我的生命里,总是难以舍弃。

一张1987年新年的报纸,四开小报,散发铅印时代的墨香,报名是县城文人雷先生题写的。形体单薄如乡下稻草人的雷先生,常在县城老巷子里踽踽独行,面容清癯,目如深潭,题写的报名却苍劲雄浑,为一张内部文学小报赋予了灵魂的沉重重量。那张铅印小报的第四版右下角,有我一首8行的小诗,那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立志要当世界文豪的18岁文艺青年的处女作,诗里寄托着我对新年的憧憬。那一年的憧憬我是真的实现了,我遇见了县城的杨姑娘,一个散发着迷人香气的女孩,她家洗澡用的是我这个小镇人还没用过的香皂。我第一次去县城的公共澡堂,热气腾腾中,男人们满是舒服与沉醉的表情,躺在澡堂里的热水中搓洗着身上的污秽尘泥,我擦上杨姑娘家带去的香皂,柔柔泡沫把身体奇怪地发酵打开,我狠狠搓洗着身上的齷齪东西,从澡堂出来,我浑身轻盈得如孔雀欲翩翩东南飞。

我在城里先后搬了四次家,每次搬家,总是书房里的那些藏书提前抵达新房,它们是古战场上先行的粮草,而这张1987年的小报,已成为年代最为久远的一张报纸,报纸已发黄,如我在世时89岁老奶奶的枯黄肤色,身体里的养分似乎被熬腾滤净,留下一把老骨头顽强奇崛地支撑。每当岁末,我就要重拾这张报纸,摸一摸自己的胸口,问一问我的初心,是否还在高血脂的油膩中年烟尘弥漫的生活里奔腾。

旧物依依。

一双穿了多年的皮鞋,我也舍不得扔掉,跌跌撞撞踉踉跄跄的步履里,留着我的体温与汗水,还有那些不轻易示人的心酸委屈。

一支1994年的蘸水钢笔,笔尖已磨得粗钝,我还珍藏着。想起当年我在蓝色稿签上沙沙沙地急切书写,多像春夜蠕动的簌簌里吃桑叶的蚕发出的声音啊。蓝色稿签是城里报社李记者给我的,15行,300字,而今他是深圳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老总。我用了这支钢笔后,就开始在购置的386电脑上,谨慎惶恐地试

着用“一指禅”笨拙地打字了,起初我总觉得难以适应,奔突思维似骏马,打字速度却如大象缓慢。重新拾起那支在笔筒里凝望着我的钢笔,又用了一年时间,用笔与电脑,交叉轮换着给不同城市的两家青年杂志写了专栏稿。有天深夜起床,窗前薄霜中,我拿起案前笔筒里那支黑色钢笔,我亲吻了它。这支笔,记载着我对文字满怀虔诚庄重之心的年月。

据说作家张炜,至今还在用笔写作,如农耕时代吆喝着老牛耕田的农夫,一笔一笔郑重书写,全是心血的凝聚,他那本皇皇巨著《你在高原》将近500万字,全是一笔一笔在纸上写出来的。还有作家刘震云,他也用蘸水笔写作。蘸一次,写下10多个字,有惜墨如金的感觉,写下每一个字,都怔一怔,像是在雕刻一个字。所以读他的文字,很少废话。作家莫言也是这样,他说用纸笔写作有成就感,写完放在旁边,每天一数有20多张纸,心里很是安慰,写几个月一大摞,好比农民看到粮食堆在院坝。莫言原来也曾经用电脑写作,感觉不太好,第一个是写字速度变慢了,一上网就忍不住去面对无数的八卦和垃圾,在网络上磨磨蹭蹭,一下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结果又要吃饭了,吃饭后又陷入疲倦期。莫言后来为了集中精力和心思写小说,克服自己喜欢在网上飘来飘去的恶习,就把电脑放弃了。这些还在用纸笔写作和纸上阅读的人,像那些私塾里的老先生一样,他们身着布衣布衫,面对文房四宝,青灯黄卷,在笔墨纸砚前凝神运气,阅读与写作,完全是一种生活仪式了。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还在执着着用笔书写的作家,我用保存的一支笔,向他们遥遥致意。

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一个人走上一栋旧楼,我在7楼的门前,垂下头颅,张开双臂,忍不住对那斑驳老墙拥抱了一次。那是我曾经住了13年的家,墙壁上渗透的烟火气息里,袅袅浮现着那些年一个家的灯影摇曳下,油烟滚滚里的亲昵与争吵,相爱相杀,还有我心里独自翻越过的坎坷。

旧物眷眷,时光里缓缓落下的古铜色光泽中,是岁月为我披下的温暖老棉袄。



## 那些漂泊的唐朝诗人

程应峰

诗人,就算身体不漂泊,心灵也一定会漂泊。何况是大唐时期的诗人呢?

生在大唐,优裕一点,也只有马和马车,没有现代这样那样的交通工具。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诗人,因为心中荡着诗情,装着远方,注定会举足向野,漂泊途中。

如此一来,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游子”了。漂泊,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状态,让他们拥有快意人生的体验。皇甫冉在《杂言无锡惠山寺流泉歌》中吟道:“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白居易也有《忆旧游》一诗中感慨:“旧游之人半白首,旧游之地多苍苔。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

一个在茫茫红尘中漂泊的诗人,其淡淡的忧愁和怀想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诗人不是为漂泊而漂泊,而是为了寻找身体或精神的归宿而漂泊。山水之间的漂泊,是一种生命的观照和洗涤,面对山水的孤独,是一种澄清彻骨的孤独。

漂泊,是与亲友的别离,也是一种自己与自己的离别。为了漂泊,所有的忙碌都在眼前消失,所有的俗事都在生命中隐去。漂泊的心,渺渺如烟霞,蒸蒸日上,那是一如孟浩然般“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感觉,没有了烦躁,没有了喧嚣,但也拥有无法逃离的真实的虚幻,真切的寂寞孤独。

王维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如此“柳暗花明”的漂泊之境,谁说不哲学之境?水穷了,便有云起了,世事总在转化演变,不变的是一颗淡定的心,依然在尘世间回环着,寂静着,幽深着,愉悦着。漂泊,是理解生命的一种方式。惯于“遨游”的

李白,写下《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一诗:“游子东南来,自宛适京国。飘然无心云,倏忽复西北。”表达了自己对宛城的喜爱和景仰。一生走走的李白,就如漂浮的月,迷离的酒,永远置身于一种茫然寻求的人生状态。当他游荡五湖、炼丹松山时,朝廷成为自己的理想;而一当身在朝廷,山野游仙又成为他的目标。怪不得有人说:“李白终生寻觅和拥有的,注定是繁华而美丽的旅程。”

漂泊,有时候是因为情不自禁。杜牧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之句,这正是他流落在池州“落拓载酒”时写下的,受排挤的杜牧偶尔想起任职过的“繁华不让京城”的扬州,又怎能没有“十年一梦”的漂泊感、悲伤感?更何况杜牧是一个“美姿容,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的美男子,他漂泊的心,几乎让每一个接触过的青楼女子充满了希望和绝望。

再如李商隐,他的“留得枯荷听雨声”,何尝不是漂泊途中写下的?一枝枯荷就是孤寂之中开放的花,一枝枯荷的弱点虽然恰恰击中了他内心的孤独,但他依然要痴痴地听,痴痴地在有情无情之间执着地冥想,执着地忧伤。哪怕是陷入“蜡炬燃尽泪始干”,“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境地。

对漂泊的诗人而言,他们关注历史大多基于个体命运。他们想为自己的命运找到一个可以言说的出处,一个人生的突破口。所以,他们在作万里之游的同时,总要在不经意之间读破万卷书,唯有这样,他们的见识和阅历才有了依附,才足以将一切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内化为有自我张力的生命印痕。

编者按:

又是一年清明时。这里,以一组“清明”为主题的诗作,于这一传统节日,表达一份祭祀和缅怀之情。



### 清明·缅怀

浙沥沥小雨  
打湿了衣衫,打湿了心情  
献一束鲜花  
立于巍巍的共和国英雄纪念碑下  
是缅怀,更是无限敬仰

想当年——  
地道战,游击战  
扫阴霾,鏖战急  
威武不屈的将士血染大别山  
松涛阵阵  
巍巍青山泣英灵  
顾回首——  
扫阴霾  
炮声隆  
战旗猎猎  
英雄魂魄托日月  
肝胆映山河  
望万里江山  
雄浑壮丽  
莺歌燕舞  
无限春光

(朱先贵)

### 过火的信仰

在刀过石草过火的年代  
名字也过枪弹  
只有五角星红彤彤的  
在火中越烧越旺

多年以后的碑文  
那些渺小的名字站成  
硕大的太阳  
一盏盏把中国的未来  
照耀的透彻光明

(谭红林)

### 烈士碑描金

坚硬的毛笔……金色的墨  
有那么一丝颤抖的手  
扶起了我  
塌了许多年的脊背  
挺直后。我闻得见这清秋的天气  
让人有快走的念头,第一次  
感到膝盖如此柔软  
——在这上千个墓碑前  
男儿有泪。并以跪姿,为你们描摹

一整天时间,我的流动之地  
讲着不同的故事  
褪色的五角星也听着,记着  
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  
刀光不会关照二十岁的年纪  
而一片落叶如果飘零时  
无人知晓——该怎样,归根

满目的沟沟壑壑啊,颗颗寸土  
早已遍布其中,如那浑身晒掉的皮  
一把铁做的刷子  
就这么来来回回磨着,擦着  
我的手应该再轻一些吧  
毕竟还有那么多,连名字  
都没有留下的……“革命烈士”碑

十月天高,夜深的迟些  
晚点名。总在我脱下军装之后  
当我不再有  
那么敏感的答到意识时  
仍看见他们,拿起手榴弹扔向远处  
砰……就这么一声  
就那么,几千个“到”  
震耳,欲聋,  
颗粒,不剩。

(陈赫)

### 扫墓

今天的陵园很静  
静能听到  
草儿破土的声音  
今天的脚步很轻  
生怕惊扰了  
黄土下英雄的灵魂  
手捧鲜花  
献上的是敬意  
手抚墓碑  
心雨的是哀思  
有雨,从九天洒落  
清明的雨  
飘洒成泪水  
人也含悲  
草也肃穆  
有鸽子  
在陵园的上空飞翔  
划出美好的弧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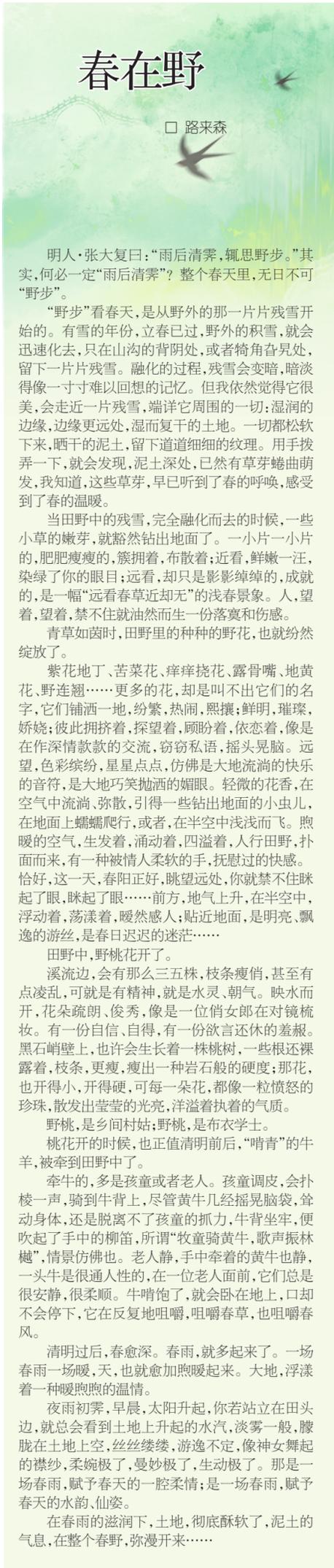
(魏益君)

### 这一节气

清清明明的天  
清清爽爽的风  
间或加上轻轻柔柔的雨  
孕育出  
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日子

扫墓,踏青  
种瓜,点豆  
节日与节气并行  
农事与时令赛跑  
入夜,田野开始传来  
阵阵此起彼伏的蛙声

(卢兆盛)



## 春在野

路来森

明人·张大复曰:“雨后清霁,辄思野步。”其实,何必一定“雨后清霁”?整个春天里,无日不可“野步”。

“野步”看春天,是从野外的那一片片残雪开始的。有雪的年份,立春已过,野外的积雪,就会迅速地化去,只在山沟的背阴处,或者犄角旮旯处,留下一片片残雪。融化的过程,残雪会变暗,暗淡得像一寸寸难以回想的记忆。但我依然觉得它很美,会走近一片残雪,端详它周围的一切:湿润的边缘,边缘更远处,湿而复干的土地。一切都松软下来,晒干的泥土,留下道道细细的纹理。用手拨弄一下,就会发现,泥土深处,已然有草芽蜷曲萌发,我知道,这些草芽,早已听到了春呼唤,感受到了春的温暖。

当田野中的残雪,完全融化而去的时候,一些小草的嫩芽,就豁然钻出地面了。一小片一小片的,肥肥瘦瘦的,簇拥着,布散着;近看,鲜嫩一汪,染绿了你的眼目;远看,却只是影影绰绰的,成就的,是一幅“远看春草近却无”的浅春景象。人,望着,望着,禁不住就油然而生一份落寞和伤感。

青草如茵时,田野里的种种的野花,也就纷纷绽放了。

紫花地丁、苦菜花、痒痒挠花、露骨嘴、地黄花、野连翘……更多的花,却是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铺洒一地,纷繁,热闹,熙攘;鲜明,璀璨,娇娆;彼此拥挤着,探望着,顾盼着,依恋着,像是在作深情款款的交流,窃窃私语,摇头晃脑。远望,色彩缤纷,星星点点,仿佛是大地流淌的快乐的音符,是大地巧笑抛洒的媚眼。轻微的花香,在空气中流淌、弥散,引得一些钻出地面的小虫儿,在地面上蠕蠕爬行,或者,在半空中浅戏而飞。煦暖的空气,生发着,涌动着,四溢着,人行田野,扑面而来,有一种被情人柔软的手,抚慰过的快感。恰好,这一天,春阳正好,眺望远处,你就禁不住眯起了眼,眯起了眼……前方,地气上升,在半空中,浮动,荡漾着,暖人感;贴近地面,是明亮、飘逸的游丝,是春日迟迟的迷茫……

田野中,野桃花开了。

溪流边,会有那么三五株,枝条瘦俏,甚至有点凌乱,可就是有精神,就是水灵,朝气。映水而开,花朵疏朗、俊秀,像是一位俏女郎在对镜梳妆。有一份自信、自得,有一份欲言还休的羞赧。黑石峭壁上,也许会生长着一株桃树,一些根还裸露着,枝条,更瘦,瘦出一种岩石般的硬度;那花,也开得小,开得硬,可每一朵花,都像一粒愤怒的珍珠,散发出莹莹的光亮,洋溢着执着的气质。

野桃,是乡间村姑;野桃,是布衣学士。

桃花开的时候,也正值清明前后,“啃青”的牛羊,被牵到田野中了。

牵牛的,多是孩童或者老人。孩童调皮,会扑棱一声,骑到牛背上,尽管黄牛几经摇晃脑袋,耸动身体,还是脱离不了孩童的抓力,牛背坐牢,便吹起了手中的柳笛,所谓“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情景仿佛也。老人静,手中牵着黄牛也静,一头牛是很通人性的,在一位老人面前,它们总是很安静,很柔顺。牛啃饱了,就会卧在地上,口却不会停下,它在反复地咀嚼,咀嚼春草,也咀嚼春风。

清明过后,春愈深。春雨,就多起来了。一场春雨一场暖,天,也就愈加煦暖起来。大地,浮漾着一种暖煦煦的温情。

夜雨初霁,早晨,太阳升起,你若站立在田头边,就总会看到土地上升起的水汽,淡雾一般,朦胧在土地上空,丝丝缕缕,飘逸不定,像神女舞起的襟纱,柔婉极了,曼妙极了,生动极了。那是一场春雨,赋予春天的一腔柔情;是一场春雨,赋予春天的水韵、仙姿。

在春雨的滋润下,土地,彻底酥软了,泥土的气息,在整个春野,弥漫开来……